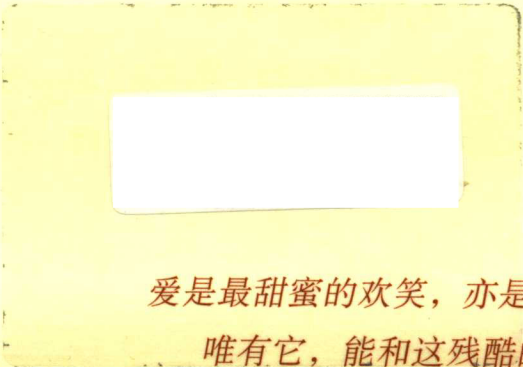


真情挚爱

当全世界都在阻止我们相爱，
我们该如何把心好好收藏？

张树德 著



爱是最甜蜜的欢笑，亦是最强烈的痛楚，
唯有它，能和这残酷的命运抗衡。

真情挚爱

当全世界都在阻止我们相爱，
我们该如何把心好好收藏？

张树德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情挚爱 / 张树德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87-5261-8

I. ①真…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7460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李天卿
刘兮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真情挚爱

张树德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http://weibo.com/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339千字 印张 / 21.5

版次 / 2016年8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2.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自序

几年来，我在创作抗战小说之余，总想写一部现代题材的、朋友们都喜爱的长篇小说。可由于自己的传统理念和偏见，加之没有故事可写，便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年冬的一天，我在翻阅手稿时，偶然发现了从前写的、已经被我遗忘了的短篇小说《姐姐》，我不经意地看了几页，突然觉得灵感来了：这不正是我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吗？我何不把这个短篇故事扩展成长篇呢？此时我仿佛看见那故事中尚未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同长出了翅膀，争先恐后地嬉闹着向我飞来，加之我这还算有点儿小聪明的头脑，故事框架很快形成，这部现代言情小说，终于在自己尚且怀疑的情况下缓缓拉开了序幕……

在我们生活的空间里，总是被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欲望所包围，每呼一口气，都会感到其中掺杂着贪婪与不安，一个不小心，就容易让本来纯洁得如透明晶体般的灵魂染上斑斑锈迹，让贪婪和欲望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宝贵东西夺走。

人间自有真情与真爱，我们要让真爱永存。

爱情——这是个永恒的话题，爱情——是个特定的文化韵律，希望得到真爱，就必须付出真爱才行。

这一年来，我除了踏着晨光习练武术之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部长篇中来，原计划限制在二十五万字左右，可是一写起来就刹不住车，写到三十五万字时还没结尾，无奈之下，只好把几个人物彻底灭掉，个别段落也相继被删去，尽管有点儿不太情愿。

我捧着这沓厚厚的手稿自感沉甸甸的，长出一口气之后，心中亦感欣慰

不已。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也自认为是个合格的母亲，更为那些成为单亲而无人管教甚至还被推来推去的孩子们感到愤愤。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相信有哪个孩子愿意让自己的父母分道扬镳的。奇怪的是，电视里却常出现孩子支持父母分手的。即使真有这样的孩子，他们也是万不得已呀，孩子心中的悲苦，那些执意要另寻新欢的父母能给予半点理解吗？眼看着父亲或母亲去另组家庭，他们的心中只有哀痛，还有流进心中的苦泪……

在这里，我要向天下的父母们说：孩子是自己的心头肉，他们不仅需要供养，更需要亲情。否则，即便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们会感到幸福吗？想一想恋爱时的甜蜜，孩子出生时的欢乐，眼看着孩子逐渐成长时心中的希望，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和重要的吗？朋友们，孩子需要你的关怀和教育，千万不要离开他们，千万……

假设一下，如果你和你的儿子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而必须用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另一个人的安全的话，你会选择生还是死？此时此刻，我耳边有谁在喊：“当然让我的孩子活！”我点头说：“对，天下的父母都会这样。”

任何人对活着都有着强烈的欲望，生命也只有一次。因此我断定，此时的父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希望留给孩子而自己心甘情愿地选择死亡。

既然如此，你能为追求新幸福而抛弃自己的骨肉，让他们走向歧途或死亡（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吗？

我能够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要深深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没有受旧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父亲（张风仪），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加扫盲运动，曾多次被评为吉林省特级扫盲模范教师，还和当时的省长栗又文一起拍过照呢。父亲说：“我的孩子没有男女之分，只要有机会读书，砸锅卖铁也要供的。”父亲是一位通今博古的人物，母亲也是个文化人，他们的故事多得如同晚上搓苞米时大筐箩里的苞米粒那样多。在这里，我更想说说我的母亲（王桂英），这就必须提到我的姥爷。他的重男轻女思想非常奇特，那么富裕的家庭不让女儿读书，却能把未婚的儿媳妇接到家中供其读书，用他的话说：“媳妇学了文化带进来，姑娘有了文化却要带出去，我凭什么供别人家的媳妇读书？”真是可气可笑又难于辩驳。母亲是作为舅母的陪读才读了几个月书的。令人敬佩的是，母

亲在照顾众多子女还要侍弄田园的情况下，竟能每天晚上带着铅笔本子到父亲的课堂里学习识字。我的爷爷也有文化，叔叔姑姑都读书，所以我是出生在书香门第。是这些文化底蕴的支撑，加之我本身就对文学创作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强烈的创作欲望，还有勤奋，才终于圆了我少年时代的作家梦。

我的小说没有东北方言，目的也是为推广普通话尽一点儿微薄之力。

我感谢父母，感谢胞姐（张淑贤）与弟弟妹妹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要向父母、姐姐和支持我的弟妹及读者朋友们致意。

作者

2016年1月30日

目 录

自序	001
第一章 母亲遗书	001
第二章 姐弟情深	014
第三章 陪酒服务	031
第四章 改做家教	033
第五章 同父姐妹	064
第六章 父亲的病	082
第七章 凯明之父	098
第八章 少乾之死	113
第九章 对立父子	130
第十章 暑假期间	146
第十一章 学校风波	163
第十二章 婆媳之缘	177
第十三章 三口之家	191

第十四章	彤阳跪姐	203
第十五章	母亲转变	216
第十六章	雪梅告状	232
第十七章	丹阳出国	249
第十八章	岚婷被弃	259
第十九章	居心叵测	274
第二十章	狗肉贴羊	292
第二十一章	凯明疑云	305
第二十二章	落入陷阱	311
第二十三章	错认丹阳	318
第二十四章	亲子鉴定	324
第二十五章	悔之莫及	330
第二十六章	圆满结局	332

第一章 母亲遗书

柳丹阳提着保温饭盒，满面焦虑地匆匆赶往医院。在观察室门外，她停住了脚步，稍微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这才轻轻推开房门：糟糕！看来妈妈的病情又严重了，几个医生护士围在母亲的床前，点滴架上高挂着大号输液瓶，那透明的液体正一滴一滴地通过细长的输液管流进母亲手背的静脉中。

柳丹阳扑向床前，见母亲双眼微闭、呼吸急促，一个医生正在用听诊器听她的心脏。小护士向她“嘘”了一声，丹阳不得不把正要喊出来的一声“妈妈”咽了回去。

母亲平常总是咳嗽，心脏也不好，这回可是两病齐发呀。柳丹阳忍不住流下两行悲痛的泪水……她真怕妈妈有个好歹。为了供养姐弟俩读书，这几年母亲活活累垮了身体，她刚刚四十出头，两鬓却已出现丝丝白发，背已微弓且带着满面的憔悴。她除了到工厂上班外，还兼做着一家饭店晚上和休息日的洗碗工作。这还不够，又替附近一家南方人办的公司中几个负责人洗衣服，还经常取来服装厂的手针活来做，心灵手巧的柳丹阳也学会了钉扣襻的活。

前几年，丹阳常向妈妈问起父亲，回答只说在她很小的时候遇车祸而亡，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让柳丹阳奇怪的是，邻居都称他们为老李家，而妈妈却让姐弟俩都随了她的柳姓。此事对丹阳来说是迷雾一团，她料定其中必有缘故。

随着这姐弟俩渐渐长大，母亲的身体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了。眼见得妈妈整日劳累，柳丹阳无法再问起父亲的情况了。去年母亲就连续两次住院，而这次住进医院，病情比前两次都严重得多。

连续输了两大瓶液体之后，傍晚，妈妈终于清醒了。她一眼看见女儿守护在床前，随即又闭上了眼睛。那挡不住的两行泪珠凄然而下，“孩子……”“妈

妈别难过，医生说你会好起来的。”柳丹阳安慰着母亲，心中却难过至极。“丹阳，”母亲微微喘息着，“妈妈知道自己的病，我自己怎样都不要紧，只是丢下你姐弟两个，让妈实在放心不下，我的任务恐怕完不成了。只恨自己无能，什么也没给你们留下……”一阵急促的咳嗽过后，母亲已是泣不成声。丹阳拿过毛巾为母亲拭泪，“妈，你这样辛苦劳累供我们读书，这就是最宝贵的财富，请妈放心，我不考大学了，我会找工作挣钱给你治病，供弟弟读书，一定让他念完大学。”“丹阳……”母亲拉过女儿的手，母女俩相拥而哭。“孩子，”还是母亲先止住哭声，“别哭了。咱们家的好多事情也该告诉你了。明天，让弟弟也来……”母亲说着又咳嗽起来。

第二天上午，母亲撒手人寰，把那些要说却来不及说的话都带走了。姐弟俩哭得昏天黑地，要不是妈妈单位出人帮助料理后事，他们真不知该怎么办。

失去这唯一的靠山，姐弟俩的今后将意味着什么？艰难，只有艰难在等待着她们。姐弟俩的生活重担，无疑要落到柳丹阳的身上，眼见自己的学是上不成了，还有个上高中的弟弟在等着她供养啊。妈妈这一走，大学梦难圆，而这生活的重担又将是多么沉重，自己担得起来吗？

送妈妈走的这天晚上，丹阳和彤阳姐弟俩一直哭个不停，彤阳的两个同学来把他拉走了，只有丹阳一个人在家，她可以放声大哭，这样她倒觉得痛快些。

陶凯明是柳丹阳最要好的同学，他陪同丹阳从殡仪馆回来，把她姐弟俩送到家，陪了一阵子眼泪，回去后又觉得不放心，晚上又来到丹阳的家。

窗上不见灯光。陶凯明没进屋就听到了丹阳的哭声。他慌忙走进屋开了灯，“丹阳，求求你不要再这样傻哭了，要能哭活柳阿姨，我也帮你哭，听见没有？”已经含着泪水的陶凯明想伸手拉起趴在床上痛哭的柳丹阳，手却又停住了。他不敢用自己这只男性的手随便去碰面前这位纯洁的姑娘。

陶凯明的到来使丹阳由大哭变成低泣。“丹阳，起来洗洗脸，我陪你出去散步，今天的月色可好呢。”凯明说着，到外间厨房舀了半盆水端进来放在木凳上，“你不起来可别怪我去拉你。”听了这话，丹阳停止了哭泣慢慢爬起来，很顺从地去洗了脸，又接过凯明递过来的毛巾胡乱擦了擦。“走吧，出去走走

会好些的。”丹阳不语，她望了望镜中自己那桃子似的双眼，整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无奈地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出去？”“你不出去散散心中的郁结，总憋在屋里怎么行？晚上没人看清你的脸，走吧。”柳丹阳接过凯明递过来的外衣穿上，然后闭灯锁门。“彤阳呢？”“被同学拉走了。”“他能进屋吗？”“带着钥匙呢。”两人出了小院向街上走去，半天，谁也不说话。

深秋的夜晚，月冷星稀，两人漫步在这条沙石路上。月辉如清霜般洒在地上，给人一种天地朦胧合一的感觉。陶凯明知道丹阳这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便来到路边的小杂货店里买了几个松软的鸡蛋饼，强逼着丹阳吃了几口，她的情绪好多了。“凯明，以后不要来陪我了，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了，你不要耽误了学习。”“嗯，我问你有什么打算？”丹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面对这种厄运还提什么打算，母亲的去世就意味着我的辍学，只能退学找工作了。”“这怎么行？”凯明有些急了。“不行也得行，这是我目前唯一的出路。我必须想办法挣钱供彤阳继续读书，让他完成大学学业，这样才对得起死去的妈妈。”丹阳说着，眼泪又流下来。她抹着眼睛接着说：“本来，我想去念医科大学，将来治好母亲的病，也想让天下的母亲都健康起来。可谁知妈这么早就……”丹阳说着，又哭出声来。“看你又哭，从现在开始，不管我在不在你都不能再哭了，答应我，身体要紧。”丹阳点头，陶凯明掏出手绢给她擦泪，丹阳躲开脸，接过手绢自己抹了两下，又把手绢还给凯明。

“你还认识它吗？”凯明托着手绢问。“哼，人家用过的你也要，用新的换还不干。”“我就是要你用过的，这上面有你呼吸的味道，嘻嘻。”凯明的话让丹阳的脸微微发红，“凯明，你还有不到一年时间就高考了，千万要加把劲儿。”“丹阳，你离开学校我会……”凯明把“想你”两个字咽了回去，他知道说这话的时间还很远。

两人不知不觉地走到这条小街的另一端，又转身回来。其实，柳丹阳知道凯明下面要说什么，心中倒也觉得热乎乎的。

两人并肩走着，谁也不说话。快到家的时候，凯明快步走进一家小杂货店买了一包饼干抱在怀里。他们走得很慢，却又很快回到丹阳家的小院。“你看，彤阳回来了。”凯明指着屋里的灯光说。柳丹阳点点头，两人进了屋，见彤阳正趴在桌上抽泣，凯明放下饼干拉他：“起来吧，倒两杯水来，跟你姐一块儿吃点

饼干，千万不要饿坏了身子。听话，不能再哭了，身体要紧。时间不早，我该回去了。”“走吧，晚了你妈该惦记了，功课忙，别再往这儿跑了。”凯明不语。

姐弟两人送凯明出了小院，回到屋里坐在桌前谁也不说话。姐弟俩望着母亲那张空荡荡的单人床，心中想的却是同一个问题：今后的生活怎么办？柳丹阳想得更多，前面的路虽然困难重重，可自己总得挺住，也总得活下去呀。她接过弟弟递来的一杯水，把饼干推到他面前，“彤阳，吃点吧，母亲走了还有姐姐在，你尽可放心，只要你努力学习，姐姐会一直供你念完大学，你的前程就靠自己努力了。”彤阳抹着泪水说：“姐你放心，我会努力的。只是姐姐要辍学让我心里很难过……”“彤阳，现实情况摆在咱姐弟面前，我必须离开学校找工作，这样才能解决我们的生活和你的上学问题。好了彤阳，你吃面吗？我去给你煮一碗。”彤阳摇摇头：“姐姐累了一天，该休息了，我也吃不下。我们都睡吧。”彤阳说着走进他的小屋去了。柳丹阳一个人和着眼泪喝了半杯水，她坐在桌前望着母亲的空床，那痛苦的泪水又在不断地滚落，滚落……

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柳丹阳只好把母亲洗碗的差事接过来，还要抽时间取些钉扣襻的活来做，连那家私人公司洗衣的事也没辞掉。

生活是严酷的，可柳丹阳天性就是个坚强的女孩儿。在学校师生百般挽留的情况下，她不得不流着泪水，在一片叹气和惋惜声中离开那带着强烈吸引力的学校，她只感到那间教室如同一根绳子般牵动着我的心……

在柳丹阳的心里，最替自己痛惜的是这最后一年高中，按她的成绩，考进一所名牌大学是没问题的。可谁叫自己这样命苦，从小死了父亲，现在又死了母亲，姐弟俩从此无依无靠。退学找工作是她唯一的出路，冥冥之中，上苍就这样安排你，只有靠自己与这悲惨的命运抗争了。

柳丹阳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暗下决心参加明年的高考一试身手。这期间，陶凯明经常来帮她复习功课。就在弟弟彤阳念完高中二年级并被分入高三重点班的同时，柳丹阳也带着一颗不服输的心走进了高考考场。她在每张试卷的一角都写到：我不能上大学，只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成绩而已。

柳丹阳压下了自己心中的千般痛苦、万般哀怨，继续做着临时工，她的好友陶凯明一直为她辍学而痛心。他们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高中这七年时间始终在一个班，两人相处极好。由于丹阳的家庭条件很差，每当陶凯明买什么学

习用具，他总要给丹阳带一份，偷偷说一声，然后悄悄塞在丹阳的书桌里，丹阳不少学习用品本该跟母亲要钱去买而省下了，这事一直让丹阳心存感激，铭记在心。学习上，两个人一直是竞争对手，他们常在暗中较劲，争抢班里的第一名。

柳丹阳家住的是平房，睡的是火炕，烧的自然是煤和柴了。以前每到休息日，陶凯明就常来帮助丹阳干些劈柴挑水的重活。在丹阳家的后院有一小块菜地，一到春天，母亲总会弄点各样菜籽回来种上，两个孩子放学回来薅草间苗，倒也省下买菜钱了。

刚上高中那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母亲去加班，彤阳去同学家做作业，陶凯明拿了一道几何题来找正在园子里的柳丹阳，说他解不出来。丹阳接过题目看了看，然后笑着说：“想想勾股定理，用它的原理来证试试，这题我还没做呢。”凯明琢磨了半天，恍然大悟地叫起来：“哎呀！我怎么没想到，看来你是比我聪明。”丹阳笑着说：“胡说，快帮我干活。”凯明笑着薅起草来。“你总到我家来干活，你妈妈知道吗？”丹阳停住手问。“知道与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吗？”凯明奇怪地问。“当然有关系，如果你说去一个女同学家里帮助干活，而且是我这样的家庭，你母亲肯定不让你出来。”凯明眨眨眼睛又点点头，“也许吧，所以我出来的时候总向相反的方向绕一圈再转过来。”“你为什么耍这样？”凯明微笑着摇摇头，“这问题我找不出答案，只觉得能帮助你做点什么是我最快乐的事。”“哪有那么严重？就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吗？”“品品这两年的感觉真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凯明说着，有点儿羞涩地低下头薅草。

柳丹阳的脸上微微泛起红晕，“那我问你，最痛苦的事是什么？”“见不到你。”凯明回答得很干脆。“胡说八道。”丹阳将头微摇，“凯明，请你还是现实一些吧，一是时间过早，更重要的是咱俩门第悬殊，就不要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了吧。我问你，在自己家里什么事让你最快乐和最痛苦？”凯明的脸上掠过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阴影，“这件事我没仔细想过，现在，有父母的疼爱就是快乐。至于痛苦嘛，就像咱班刘钰那样父母离异把他推来推去，那不是最痛苦的事吗？想象一下，当年他母亲生下他这个漂亮的大儿子，全家人多高兴，两辈子人都拿他当眼珠一样，父母争爱，爷爷奶奶抢着疼，刘铭真像生活在蜜窝

里。而从初中毕业到现在，他却成了父母再组家庭的累赘。我真搞不懂，刘钰的父母都在想什么，为什么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在学生时代就受此煎熬？而他们自己却去享受那再婚的快乐。我说他们没有资格为人父母，总觉得这样的父母很可耻，你说呢。”柳丹阳点头，“我也有同感。其实那刘钰也算是不幸中的幸运儿了。他要是没有爷爷抚养他，说不定会落到哪一步。所以我经常羡慕你的家，条件好，三口人和和睦睦真是幸福极了。”听了柳丹阳的话，陶凯明的脸上再次蒙上一层阴云，只不过一闪即逝，只顾薷草的柳丹阳没有发现。陶凯明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所以我们这些刚刚懂事的孩子，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关爱。像你，父母都不在了，这可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父母都好好地活着，凭什么要抛开自己的骨肉不管呢？那天刘钰和我唠起来，大小伙子也掉下泪来，我差点儿也陪他哭了。有机会我非当面质问他父母几句，这么好的儿子为什么不要？难道他们的两颗心都是铁打的吗？”陶凯明有些激动起来。柳丹阳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你怎么了？我们坐一会儿吧。”“我是替那些因父母离异而没人管的孩子鸣不平啊！”两人坐在那块被太阳晒得暖暖的石头上，凯明接着说：“丹阳，我有一个怪想法，要在《婚姻法》中加上一条：凡自由恋爱非他人包办婚姻并受法律保护之后，无极特殊情况严禁离婚，如有外遇，严惩不贷。你看这社会，让这些不尊重自己人格和感情的人搞得乌七八糟，把那些本来不错的孩子推上了邪路，有的甚至走上了绝路，乱了家庭也乱了社会。其实，有些人是一时冲动，离了婚又追悔莫及却无法回头。有的要回头却又被对方拒之门外。岂不知，男女的结合是多么神圣的事，怎能当作儿戏？看着自己的孩子受那流离之苦，有人竟无动于衷，我真怀疑这些人的心是不是肉长的。他们只顾享受再婚的欢乐，置自己的亲生骨肉于痛苦之中而不顾，他们简直不够人字的两笔。天哪，我今天怎么了？”陶凯明演讲般说了这许多，愤愤然住了口。“我也觉得你今天有点儿怪怪的。将来你去考法律，专管《婚姻法》的修改，我保证离婚率会控制在百分之零。凯明，你平常从未谈论过家庭、社会、人生与责任的问题，今天倒是长篇大论起来。这些话真该让刘钰的父母听听。”陶凯明苦笑了一下，“时间不早，我该回家了。”两人回屋洗了手，丹阳送凯明到小院外，一直望着他走进不远处的楼群，凯明还回了两次头。

按柳丹阳原来的心愿，自己高中毕业一定要考医大，也让自身的状况得

到改善，与凯明家的距离也好拉近些。想想过去，看看现在，这距离反倒越来越远。

丹阳的辍学让凯明心痛，想帮她却又力不从心。无奈之下只好常来安慰她。他们的年龄相同，而丹阳比凯明大一个月，所以丹阳常以姐姐自居。

高考前的学习虽然紧张，凯明却常抽时间给丹阳补课。不幸的是，他自己却名落孙山。按父母的意见，要他复读明年再考，而陶凯明却另有一番心思……因为丹阳已收到某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她自己表现得对此漠不关心，但凯明深知她做梦都想上大学的。

这天晚上，陶凯明向父母说明自己不想复读而被父亲骂了一顿之后，他满怀忧虑地来到柳丹阳的家，一句话不说地闷坐在那里。柳丹阳也正为陶凯明的落榜深感惋惜，她恨自己影响了他的学习，已是后悔莫及。然而，她又怎知陶凯明的心呢？“凯明，是我耽误了你的学习。”一直等待他说话的柳丹阳终于忍不住先开了口。“丹阳，别这样说，我想让你去读书……”“凯明，我不允许你胡思乱想，快安下心来，再奋斗一年，不知哪一所大学的门正在为你敞开着，明年这时候，你会高高兴兴地迈进去的。”“丹阳，我，我想工作，让你上大学，行吗？”说这话的时候，凯明有点儿胆怯。“简直是异想天开，你怎么会有这种不着边际的想法？这又怎么可能？”丹阳沉静地望着凯明继续说：“凯明，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与我们的想象差距太远。你有父母供养读书，而我却必须挣钱供弟弟念完大学，这就是眼前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实的情况迫使我非这样做不可，否则，怎能对得起我那死去的妈妈？”柳丹阳说着，不觉伤感起来，泪水已含在眼圈里。“是啊，还有彤阳。”凯明低声回应着。

只见柳丹阳忽地站起来，声音也高了许多：“陶凯明，如果我们还是好朋友的话，如果你还想让我安心的话，那就即刻打消这个鬼念头，全身心地去复习，一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凯明，你落了榜，我本来是后悔又着急，求你别再让我雪上加霜了好不好？我的话说到这份儿上你要不听，那我们的友情就该一刀两断了。”柳丹阳说完，气呼呼地把脸转向了窗户，望着远方。陶凯明听得有些发呆，尤其最后这句话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不不，丹阳，我是想得太幼稚，还是专心复习吧。只是，你考进那么好的大学不能去念，实在让我倍感痛心，只恨自己无力帮你……”“凯明，你这份情我领了，也会永远记在

心里。回去吧，我明天有早班。”柳丹阳的逐客令使陶凯明很不情愿地站起来，柳丹阳送他到门外，凯明如孩子般带着委屈走了。

柳丹阳接替了母亲在饭店的工作以后，可以每日上白班，夜间有活她都力争去做。

丹阳刚来时，正赶上这迎宾酒楼刚刚装修完毕，那几日顾客盈门，收入可观。店老板为了进一步扩大营业额，在众多服务生中挑选了数名美女，要她们设法吸引有钱的客人们，并宣称增加工资，小费归己。“这回呀，”崔老板笑嘻嘻地说，“姑娘们有什么本事就使出来吧，钱嘛，可是不挣白不挣，挣多少也不咬手。听说皇家酒楼的那位周小姐了吧，她每晚都拿上千元，几位大款爷都拜倒在她的短裙下，那才叫棒。姑娘们，回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拿出点情调来，哄得老板们高兴，让他们多掏小费才算本事。好了，各自准备去吧。”姑娘们噙噙喳喳地走了，柳丹阳却没有动。“老板，我……”她欲言又止，把头也低下来。

这个对柳丹阳早已垂涎三尺的崔老板，平时总是找机会与丹阳搭话，那表情让丹阳不敢正视，也只能借故躲开，她心里又怎能不知老板的企图呢？

此时，崔老板心中有点儿发热，平常这位自视清高的姑娘总是让人难以接近，今天怎么主动留下来和他说话？“老板，我还做原来洗碗端盘子的工作行吗？”听了这话，崔老板满面堆笑地说：“丹阳小姐，我知道你很需要钱，这可是个好机会。来，坐下我们好好谈谈。”他说着起身，殷勤地从墙边搬来一把椅子放在自己办公桌的一头，并来到丹阳跟前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坐呀。”柳丹阳像触了电似的倒退了一步，躲过了老板伸过来拉她的手，“老板，求你还让我端盘子洗碗吧。”眼见得老板的脸冷了下来，他转身坐在那把精美的转椅上，不紧不慢地点上一支烟，悠闲地吐出一个大烟圈，又接二连三地吐出一串小烟圈，刚好这些小烟圈排队冲进了大烟圈，然后慢慢散去，这烟圈真让他吐绝了。

他绷着脸望着柳丹阳，半晌才说：“你真怪，别人要干我不用，你却推三阻四不肯去多赚钱，去吧去吧，端你的盘子洗你的碗去！”“多谢老板。”柳丹阳暗中松了口气，急忙退出了经理室。

崔老板继续吐着他的烟圈，心中却愤愤然：“哼！好你个柳丹阳，敬酒不吃吃罚酒……”

柳丹阳回到前厅收拾桌子去了。那几位美丽的姑娘更加漂亮起来，丹阳心中明白，那些款爷得不到实惠，能够轻易拿出小费来吗？自己可不能上那个当。

发工资这一天，柳丹阳手中的钱比上月少了一百元。她望着手中这几张少得可怜的钞票，两股酸痛的泪水由眼底直入心房，像是把整个心脏都漂进了喉咙里……

夜，星空无际。柳丹阳歪在床上，一边流泪一边望着窗外的星空，心中想着往事……她知道自己姓李，邻居们都叫他们老李家，父亲因车祸而亡。可母亲为什么让姐弟俩都随了她的柳姓呢？是父母的感情不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妈妈临终前有很多话没说出来，一定是有关家里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到底是哪方面的事呢？柳丹阳只是影影绰绰地记得，小时经常挨母亲的打骂，而家长管教自己的孩子是应该的，妈妈有时也会骂弟弟。邻家的二婶儿还常打她的儿子呢。

丹阳长大些以后，见母亲日夜操劳，想尽办法供养自己姐弟俩上学读书，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给姐弟俩二一添作五，母亲一口也不舍得吃，以致她的身体极度缺乏营养而丧失了对疾病的抵御能力……

父母都走了，弟弟的前程就攥在自己手中。彤阳如果不读书，让他闲散在社会上，很难说会滑到哪里去。柳丹阳抹着泪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就可着我一个人苦吧，一定把弟弟供出个样儿来。”可怜的姑娘就这样哭着想着，想着哭着，在酒店众人面前流进心中的苦水，这会儿完全化作了涓涓细流，从它该流的地方，一串串地流淌出来……

柳丹阳趴在床上哭得太久，一只胳膊也压麻了。她努力地坐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臂，心中想着：自己这样傻哭有用吗？可恨那该死的崔老板，凭什么这样对待我？

她把一对哭红的眼睛向这简陋的小屋扫了一圈，两道目光停在了这张陪了她多年的地桌上。地桌左边的抽屉一直是妈妈自己专用的，以前从不上锁。就在这一两年间，不知为什么妈妈把抽屉上了锁。为了保持妈妈在世时的样子，尽管母亲临终前把钥匙给了她，丹阳一直也舍不得打开它。现在她突然意识